

(清)陈球原著
(清)傅声谷注释

《燕山外史》
傅注校证

黄卫星 校证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(清)陈球原著 (清)傅声谷注释

《燕山外史》傅注校证



黄卫星 校证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燕山外史》傅注校证/(清)陈球原著;(清)傅声谷注释;黄卫星校证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208-12776-0

I. ①燕… II. ①陈… ②傅… ③黄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21442 号

责任编辑 李 卫
封面设计 张志全

《燕山外史》傅注校证

(清)陈球 原著 (清)傅声谷 注释 黄卫星 校证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614,000

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2776-0/I·1337

定价 78.00 元

前言

“互文性”(或“文本间性”)(intertextualité)是现代文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,它由法籍学者朱丽娅·克里斯蒂娃(Julia Kristeva)于1966年率先提出⁽¹⁾。在1969年出版的专著《符号学:语义分析研究》中,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把“互文性”与巴赫金的“对话性”相联系:巴赫金“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: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,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化了别的文本。”⁽²⁾

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,清嘉庆年间,秀水陈球所创作的纯骈文小说《燕山外史》,无疑是一个“互文性”叙事文本的典型案列。首先,31 000字的《燕山外史》是根据明末秀水冯梦祯撰写的1 300字的传奇小说《窈生本传》改编的。其次,清光绪年间,永嘉傅声谷又用130 000字为《燕山外史》详细作注,撰写成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,初步展示了《燕山外史》与成千上百个文献的互文关系。再次,由于骈文文本微观的对偶结构,使上联句和下联句之间形成了互文对位,如同音乐中的和声与复调,这一点又很接近于古文修辞中的“互文”。为了突显这种对称性,在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中,我们还保留了少量的繁体字或异体字。

从嘉庆十六年(1811年)《燕山外史》正式出版,到光绪五年(1879年)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正式出版,其间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(68年)。至今,《燕山外史》已经203岁了;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也已经135岁了。在这一二百年中,虽然出版了多种文本形态的《燕山外史》⁽³⁾,也出版了《燕山外史》或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的标点本⁽⁴⁾,但是,我们还没有看到《燕山外史》的校对本和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的校证本的问世。本书试图对傅声谷的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作比较全面的校证;同时,为了厘清傅声谷对《燕山外史》原文作了哪些改变,我们也对《燕山外史》原文进行了初步的校对。

我们所用的傅声谷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的版本,是“东瓯师古斋刻本”,这是迄今发现的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中最早的、也许是唯一的刻本,上海图书馆有藏本,本书简称为“傅注刻本”。“傅注刻本”有马元熙题“光绪五年冬镌,燕山外史注释”。每卷正文前都有“秀水陈球蕴斋氏著;永嘉若騃子辑注;项震新东垣氏参校”。在卷一、卷二、卷四、卷五和卷六下面,还有“门人叶璋莪士、徐书贤聘耕校字”。而在卷三、卷七和卷八下面,则是“门人叶璋莪士、徐慎行敏君校字”。1992年,李剑国已经对这一“东瓯师古斋刻本”(即“傅注刻本”)做了介绍:“由永嘉人若騃子傅声谷作注,八卷,前有若騃子、吴展成、戴咸弼、吕清泰四序及冯梦祯《窈生本传》、一簣山樵(陈球)《旧例》、若騃子《凡例》,末有项震新跋。”⁽⁵⁾需要补充一点,这一“傅注刻本”还包括“燕山外史补注”。关于项震新的《跋》,需要特别关注,因为它在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的版本史上有重要价值。王琼林在撰写《〈燕山外史〉研究》时,所用的是光绪五年

广益书局的石印本《绘图注释燕山外史》，她认为这是最早的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版本⁽⁶⁾。其实，与“传注刻本”相比，这个广益书局石印本只是多了六幅“绣像”；虽然也有“燕山外史补注”，但却少了“若騃子序”和“吕清泰序”。王琼林说：“另有一未署名但应该是项震新所撰之《跋》文”⁽⁷⁾，而在“传注刻本”中，《跋》文后明确写明“光绪五年葭月愚弟东垣项震新拜跋”。还有，“传注刻本”《跋》文的最后一句为“爱书数语以归之时”，而这个广益书局石印本脱漏了最后一个“时”字。显然，不是这个广益书局石印本，而是“东瓯师古斋刻本”（“传注刻本”），很可能就是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的初版本。

“传注刻本”对《燕山外史》原文作了一些删改⁽⁸⁾，我们用《燕山外史》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版本——“三陋居版”和“醇雅堂版”来作校对。醇雅堂版《燕山外史》不仅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，上海图书馆也有藏。“三陋居版”不仅藏于天津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也有藏。其中，“三陋居版”很可能就是《燕山外史》的初版本⁽⁹⁾，而“醇雅堂版”与“三陋居版”相比较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，几乎完全相似，很值得作为参照本。但这两个版本还是有区别，最典型的不同有二：其一，虽然都把《燕山外史》分为相同的八个部分，但“三陋居版”在每个部分的前面标记了不同的卷数：“燕山外史卷之一”、……、“燕山外史卷之八”；而“醇雅堂版”在前四个部分的前面都是相同的标记：“燕山外史卷之上”，在后四个部分的前面也是相同的标记：“燕山外史卷之下”。其二，在《燕山外史》的第一部分，有一句原文，“三陋居版”作“向谁分榜；只自抱惭。”而“醇雅堂版”作“向谁分榜；只自趋斯。”⁽¹⁰⁾这是“醇雅堂版”对“三陋居版”的一个明显的改动。根据这两点，可以把后来的《燕山外史》版本简单地分为两大类：“三陋居版”系统或“醇雅堂版”系统。我们发现：“传注刻本”属于“三陋居版”系统，因为“传注刻本”不仅标记为八卷⁽¹¹⁾，也作“只自抱惭”。

“传注刻本”的“注”并不简单，有“旁注”、“夹注”、“补注”和“注”的主体——“段后注”。

“旁注”只有唯一一条。在卷六中有两句原文：“岂一朝一夕耶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”旁注：“二句见《易》。”这条“旁注”估计是“传注刻本”刊印时，临时加上去的。这也成为“传注刻本”又一个不同于其他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版本的特殊标记。

“夹注”在“三陋居版”和“醇雅堂版”的《燕山外史》原文中就有，共有四十七条。我们倾向于认为：这些夹注是作者陈球的自注。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：“传注刻本”中的“夹注”已经有了一些变化。变化之一：有些原夹注被彻底删除了；变化之二：有些原夹注虽然被删除了，但其原夹注的内容还保留在“段后注”之中；变化之三：增加了新的夹注。变化四：修改了原夹注。在本书中，我们将一一指明这些夹注的变化。

“段后注”是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的主体。傅声谷把《燕山外史》的每一卷进一步分为若干段落（总共分为221个段落，我们按“卷一段一句”构建了统一编码。⁽¹²⁾），然后在一个段落后面，用双行小字对这一段《燕山外史》的原文进行详细注释。这很可能直接模仿清代石韞玉的《袁文笺正》⁽¹³⁾，因为项震新在《跋》文中告诉我们：傅声谷还有《石笺袁文补正》一书尚需刊行⁽¹⁴⁾。“段后注”与“夹注”有很大的不同：陈球的“夹注”，可以说是一种“所指型注释”，即它主要解释文字符号所指向上的“人物”、“地点”、“事物”或“事件”；傅声谷的“段后注”，可以说是一种“能指型注释”，即它主要是把这一串文字符号与另一串文字符号建立一种“互文”联系。在“传注刻本”的“段后注”中，虽然也有一些对语词的说明，但其所引用的《说文解

字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康熙字典》、《集韵》、《广韵》……等小学类文本的次数总和,远不及“段后注”中引用《全唐诗》所包含的诗人诗句的文本次数总和。

“补注”的作者是傅声谷,还是项震新?我们倾向于傅声谷。因为在“傅注刻本”中,傅声谷的《序》文和项震新的《跋》文都标明写于“光绪五年”⁽¹⁵⁾。傅声谷应该亲自看到:在老友项震新的帮助下,自己的专著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(包括“补注”)正式刊印出版。

“傅注刻本”有五十一条“补注”,它有一个重要特征:傅声谷用《燕山外史》原文的关键词为这五十一条“补注”一一拟定了“条目”,这一点很可能学自《〈袁文笺正〉补注》⁽¹⁶⁾或《〈桃花扇后序〉详注》⁽¹⁷⁾。在本书中,我们已经把傅声谷的这一方法推广到“傅注刻本”的整个注释系统,建立了近2800个条目,在每一个条目之下,有一个或多个书证。

我们认为:“补注”用了以下六种方法对“段后注”作了修正:

其一:增加新注。如卷一原文有“徒自苦耳;能不悲哉。”段后未作注,“补注”指出:“徒自苦耳”出于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;“能不悲哉”出于李陵《答苏武书》。⁽¹⁸⁾

其二:改正错误。如卷七“覆盎之水”,段后注称其为“朱买臣”事,“补注”指出原注的错误,同时引用书证,说明是“太公望”事。⁽¹⁹⁾

其三:直接书证。如卷七“高柔爱玩贤妻”,段后注间接引用《书记洞诠》中的注文,“补注”指出源自《世说新语》。⁽²⁰⁾

其四:扩充实例。如卷一“技痒”,段后注已经引用了潘安仁的《赋》,“补注”又把“技痒”与《风俗通》建立了互文联系。⁽²¹⁾

其五:补出内容。如卷一“鸽羹莫疗”,段后注“见《南史》”,“补注”给出了《南史》的相关内容。⁽²²⁾

其六:补出书名。如卷四“猪婆龙”,在段后注中,已经详细给出了具体内容,“补注”进一步指出引文出自郎瑛的《七修类稿》。⁽²³⁾

这六种修正方法,除了第一种“增加新注”⁽²⁴⁾,其他五种方法也是本书对“傅注刻本”的注释系统(包括“旁注”、“夹注”、“补注”和“段后注”)的校证方法。

在本书中,我们所作的校证将严格使用以下符号:⁽²⁵⁾

1. 圆括号“()”:凡脱漏或补充,用圆括号。
2. 方括号“[]”:凡错讹、颠倒或异文,用方括号。“衍”误也用“[]”,并标明“衍几字”。
3. 引号:凡引号内的文字,必须与所据版本一致。
4. 小字:凡校证者所补充的内容,都用小一号字表示。

“傅注刻本”虽然对《燕山外史》作了开拓性的注释,但自身也“伤痕”累累。突出的问题在于:不少注释未注明引文出处;不少引文虽有出处标记却张冠李戴;不少引文出处过于简略。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,就是要使每一个条目之下的每一个具体注释,都有一个书的“家”。当然,对那些没有出处的注释,最好能找到直接的书证(顺便也对部分有出处的注释补充一些更早的书证),那些书证往往就成为这些注释内容之“故乡”;不然,则退而求其次,在一些重要的类书或辑佚中找到这些注释的书证(顺便也补充一些其他的书证),那些书证往往成为这些注释内容之“第二故乡”。对那些引文出处过于简略的注释,本书给出了具体

标记,正如一个回到故乡的游子,还需要找到自己的家,需要登堂入室。如果把本书的引用文献排列出来,那将是一道长长的由书与文交织绵延的风景线:在近2800个条目的统领下,有四千多个具体注释,它们与上千个文本发生了一次或多次的“互文性”联系。在书证的寻寻觅觅过程中,我们发现:有些注释未标明引文出处,仅仅是因为傅声谷不愿意透露这些注释原来“辑注”于蒙学之书,这是一个儒生又可笑又可爱的地方。这些未标明出处的蒙学之书计有:《龙文鞭影》、《蒙求集注》、《千金裘》、《千字文释义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小儿语补》、《神童诗》、《幼学琼林》,等等。特别是《幼学琼林》及其注,被傅声谷一而再再而三地直接引用⁽²⁶⁾,这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《幼学琼林》与《燕山外史》的特殊关系:《燕山外史》也许就是一部叙事版的《幼学琼林》。

清·陈球的《燕山外史》与明·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也有某种神似:《菜根谭》贯通儒道佛⁽²⁷⁾,而《燕山外史》也称“儒侠同宗,不过一情之往复;仙凡异路,初无二理之感通。”⁽²⁸⁾其实,在《菜根谭》之前,洪应明还写过一本《仙佛奇踪》,据“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”本,此书分为两部分:《列仙》编一至四卷;《佛祖》编五至八卷。明·了凡道人袁黄,为《列仙》编作序《仙引》;而为《佛祖》编作序《佛引》的,正是真实居士冯梦禔⁽²⁹⁾。于是,冥冥之中,冯梦禔无意间成了洪应明和陈球共同的精神导师。《燕山外史》,通过冯梦禔的《冥生本传》和《佛引》,与《菜根谭》连接成一道彩虹。《燕山外史》与《菜根谭》一样,也是一把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密码的金钥匙。

《燕山外史》曾走进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鲁迅站在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立场,把《燕山外史》当作“白话文运动”的批评对象⁽³⁰⁾。解放后,人们又把鲁迅对《燕山外史》的批评当作神圣的判决,于是,《燕山外史》几乎在各种大陆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消失了。而在越南,一部明·青心才人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瓶梅》⁽³¹⁾,经阮攸改编为“六八体”喃字叙事长诗《金瓶梅传》(也称《断肠心声》)⁽³²⁾,不仅成为越南古典文学中的“高峰”,也成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⁽³³⁾。我们认为:陈球把冯梦禔的1300字的传奇小说《冥生本传》,改编成31000字的“四六体”骈文小说《燕山外史》,其复杂性、创造性、艺术性和互文性,丝毫不亚于阮攸。我们相信:一部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的纯骈文小说《燕山外史》⁽³⁴⁾,有理由重新走进《中国文学史》,也一定能走进《世界文学史》。

注释:

(1) 1966年克利斯蒂娃在《如是》(Tel Quel)杂志上发表了《词、对话、小说》一文,首次出现了“互文性”这一术语;1967年又在《如是》杂志上发表了《封闭的文本》,再一次使用了“互文性”术语。转引自(法)蒂费纳·萨莫瓦约:《互文性研究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。

(2) 同上。转引自《互文性研究》,第4页。

(3) 潘建国在《新见〈燕山外史〉清稿本考略》一文中指出:“该小说存世之清代版本,竟多达二十余种,覆盖了清稿本、传抄本、木刻本、石印本及铅印本等多种文本形态。”收入《明清小说研究》,2008年第1期。

(4) 典型的《〈燕山外史〉》标点本,是由何友标点;上海:新文化书社出版发行;笔者手中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七版本和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一版本。其他标点本还有:(1)《燕山外史》(包括傅注),朱益明标点;上海: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发行;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出版;(2)《燕山外史》(包括傅注),胡协寅校勘;上海:广益书局出版发行,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新一版;(3)《燕山外史》(包括傅注),上海:春明书店出版发行,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;(4)《燕山外史》(包括傅注),上海:大中书局出版发行,笔者手中有民国二十

二年五月三版本；(5)《燕山外史》(包括傅注)，香港：五桂堂书局出版发行，无出版年月，有朱益明写于民国二十二年的《序》；(6)《燕山外史》(没有傅注)，褚家伟/校点，收入“明末清初小说选刊”《孤山再梦 燕山外史》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；(7)《燕山外史》(没有傅注)，薛洪/校点，收入《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·卷二·燕山外史》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等等。

(5) 见《明清小说鉴赏辞典·燕山外史》，何满子、李时人/主编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；后改题为《评〈燕山外史〉》，收入《古稗斗筲录——李剑国自选集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6 页。

(6)、(7) 见王琼林：《清代四大才学小说》丙编《〈燕山外史〉研究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8 页。

(8) 傅声谷对《燕山外史》的最大伤害是删除了“寔生在梦中与爱姑幽会”一段中的若干文字(见卷一第十四段)。因为陈球在《燕山外史·凡例》中明确表态：“寔生在幽欢中一段颇淫褻，有援黄山谷绮语之说，属余删之。余因虚境实做，似得文家空中架叠法，以此不能割爱。”总体而言，傅声谷似乎未得陈球的魏晋风度。

(9) 王琼林在《〈燕山外史〉研究》中认为：“《天津图书馆藏善本目录》所著录嘉庆十六年(1811 年)‘三陋居’书坊所刻的《燕山外史》，即是八卷本，其应是初刊本无疑。”同上第 339 页。潘建国在《新见〈燕山外史〉清稿本考略》一文中，也称“三陋居版”为“嘉庆十六年(1811)序刊之三陋居藏本”，潘文也“择取国家图书馆所藏三陋居藏板本作为参校本”。同注(3)第 239 页。

(10) 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一。

(11) “三陋居版”和“傅注刻本”在卷八的划分上是不同的。本书按“傅注刻本”的编码，所以，“三陋居版”《燕山外史》的卷八起始于傅注刻本卷七下半部分。有种种迹象表明：为了便于查检，傅声谷在注释《燕山外史》时，曾把八卷分成十五卷，原来的卷一至卷六，每卷一分为二，变成第一卷至第十二卷；原来的第七卷未分，单独成为第十三卷；原来的第八卷成为第十四卷和第十五卷。(例如：卷四“弄玉箫史”注：“弄玉二句，详注卷六”，其实不在卷六，而在卷三下半部分，即“瀛楼”；又如：卷四：“雁查鱼沉”注，见卷五，其实不在卷五，而在卷三上半部分，即“落雁之容”。)“傅注刻本”在最后刊印前，把前十二卷，两两合并为一至六卷，又把第十三卷和第十四卷合并为“第七卷”；而把第十五卷单独命名为“第八卷”。

(12) 《燕山外史》编码用五位数表示(A—BC—DE)：A 表示卷数；BC 表示段数；DE 表示句数。如“岂一朝一夕耶，由辨之不早辨也”，其编码为：(60109)，即在“第六卷第一段第九个骈文联句”中。

(13) 《袁文笺正》，清·袁枚撰；清·石韞玉笺，台北：广文书局有限公司 1977 年版。

(14) 见上海图书馆藏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(东瓯师古斋刻本)，项震新《跋》。

(15) 见上海图书馆藏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(东瓯师古斋刻本)，傅声谷《序》：“光绪五年岁在己卯孟冬永嘉若骥子序于艺香书塾”。

(16) 《〈袁文笺正〉补注》收入《袁文笺正》。同注(13)。

(17) 关于《〈桃花扇〉后序》的注释本，笔者所见有三个版本：(1)《〈桃花扇后序〉详注》(共二卷)，螺江听雨楼居士笺。(2)《吴镜庵〈桃花扇传奇后序〉详注》(共四卷)，花庭闲客详注。(3)《〈桃花扇后序〉注释》(共一卷)，玉溪镜坡居士校订。傅声谷在《序》中，把自己对《燕山外史》的详注，与林地山对《桃花扇传奇后序》的详注作了链接；在《凡例》中，傅声谷再一次强调：正是《桃花扇传奇后序》之注“欣动予意”，开始辑注《燕山外史》。(见(12)，傅声谷《序》和《凡例》。)由于王琼林未见过傅声谷《序》，仅凭《凡例》就断言：傅声谷所说的《桃花扇传奇后序》之注就是吴镜庵《桃花扇传奇后序》详注，但是，正如王琼林所说：“花庭闲客”实为“陈宸书”的别号，而非“林地山”。我们宁愿相信“林地山”是那位“螺江听雨楼居士”，因为在“傅注刻本”中，多次引用《〈桃花扇后序〉详注》，而且《〈桃花扇后序〉详注》的条目也比吴镜庵《桃花扇传奇后序》详注更加简洁。

(18) “徒自苦耳；能不悲哉。”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一。

(19) “覆盘之水”的原注和补注，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七注。

(20) “高柔爰玩贤妻”的原注和补注，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七注。

(21) “技痒”的原注和补注，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一注。

(22) “鸩羹莫疗”的原注和补注，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一注。

(23) “猪婆龙”的原注和补注,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原文卷四注。

(24) 本书校证的目标仅限于“傅注刻本”原有的注释系统,所以不增加新注条目。

(25) 凡重要的“脱、讹、倒、衍”直接出注标记。凡一段引文中过多出现“脱、讹、倒、衍”,直接给出所据版本的原文,以方便对照。

(26) 傅声谷在《〈燕山外史〉注释》中,直接引用《幼学琼林》及其注,不少于二十处。

(27) 《菜根谭》,明·洪应明著,王同策注释,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二次印刷。参见《菜根谭》(新编),明·洪应明著,张熙江整理编注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。

(28) 参见本书《燕山外史》卷八。

(29) 《仙佛奇踪》,明·洪应明/撰,杭州: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4月版。

(30)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见《鲁迅三十年集·中国小说史略》,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年十月初版第261页。

(31) 《金云翘》,明·青心才人编次;李致忠校点,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。参见《金云翘》(古本小说集成),明·青心才人编次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。

(32) 《金云翘传》,(越)阮攸著;黄軼球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。参见《金云翘传》(汉越对照读本),(越)阮攸著;祁广谋译,广州: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1年版。

(33) 见《王翠翘故事研究》,陈益源著,北京: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—7页。

(34) 陈球在《燕山外史·凡例》中自信地认为:“史体从无以四六成文,自我作古。”(见醇雅堂版和三陋居版《燕山外史》。)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否定了陈球的原创性:“盖未见张鹭《游仙窟》,遂自以为独创矣。”(见《鲁迅三十年集·中国小说史略》第261页。)又在《游仙窟·序》中,鲁迅称《游仙窟》“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,前于陈球《燕山外史》者千年,也为治文学者所不能废矣”。(见《游仙窟》,川岛校点,北新书局1929年2月初版。)李时人在《〈游仙窟〉校注》的长篇《前言》中,明确指出:“尽管《游仙窟》叙事语言有很大的‘骈偶’成分,还夹杂了不少韵文,不过,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应该是一篇与‘韵文’或‘骈文’相区别的‘散文体小说’。”(见《〈游仙窟〉校注》,李时人等校注,中华书局2010年版,《前言》第33页。)

目 录

前言	(1)
卷一	(1)
卷二	(55)
卷三	(101)
卷四	(150)
卷五	(209)
卷六	(269)
卷七	(312)
卷八	(375)
后记	(418)

卷 一

10101 两仪定位，即肇阴阳；
万物推原，咸归奇偶。

10102 人非怀葛，
畴安无欲之天；
世异羲农，
孰得忘情之地。

怀葛

（宋·罗泌）《路史·前纪》卷七：葛天氏：“其为治也，不言而自信；不化而自行。”（《路史·前纪》卷九）无怀氏：“形有动作，心无好恶。”

羲农

又，《路史·后纪》卷一：“太昊，伏羲[戲]氏，（方牙），一曰‘苍牙’，风性，是为春皇。”（《路史·后纪·卷三》）：“炎帝，神农氏，姓伊耆。”

10103 稽夫，词传黄绢；
谱写乌丝。

黄绢

《（后）汉书·列女（传）·（孝女）曹娥传》注：《会稽典略》曰：邯鄲淳为曹娥碑，操笔而成，“后蔡邕（又）题八字于碑阴[衍三字]曰：‘黄绢幼妇，外孙齏白。’”

乌丝

《（山堂肆考）卷一七七《器用·纸·纸授李生》：“《异闻集》^{（1）}：霍小玉取朱丝绣囊，出越姬乌丝阑素段[緞]三尺以授李生，生多才思，援笔成章。按：宋毫间，纸有织成界道者，谓之‘乌丝阑’。”

（1）《异闻集》十卷，唐·陈翰/撰，见《新唐书》卷五九《艺文志（小说类）》，今已不传。宋·曾慥《类说》所录存的《异闻集》卷二八《霍小玉传》，无“乌丝阑”情节。又，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七《霍小玉传》：“（生）乃引臂替枕，徐谓玉曰：‘平生志愿，今日获从，粉骨碎身，誓不相舍。夫人何发此言！请以素缣，著之盟约。’玉因收泪，命侍儿樱桃，褰幄执烛，授生笔研。玉管弦之暇，雅好诗书，筐箱笔研，皆王家之旧物。遂取绣囊，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笔成章。引谕山河，指诚日月，句句恳切，闻之动人。染毕，命藏於宝篋之内。”

又，（宋）·黄庭坚诗：“（淮南二十四桥月，马上时时梦见之，想得扬州醉年少），正围红袖写乌丝。”（见《宋诗钞·山谷诗钞》：往岁过广陵值早春，尝作诗云：“春风十里珠帘卷，髣髴三生杜牧之。红药梢头

10104 探北部之胭脂，

燕姬似玉；
数南都之粉黛，
越女如花。

初茧栗，扬州风动鬓成丝。”今春有自淮南来者，道扬州事，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（其一）。)

胭脂粉黛

（南朝·陈）·徐陵《“玉台新咏·序”》：“南都名[石]黛，最发双娥；北地胭[燕]脂，偏开两靥。”（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徐仆射集·序》。）

燕姬

（晋·王嘉）《拾遗记·（卷四）》：“燕昭王：即位二年，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，一名‘旋娟’，一名‘提嫫’。并玉质凝肤，（体轻气馥，绰约窈窕，绝古无伦。）”

越女

又，（晋·王嘉《拾遗记·卷三》）：“（周灵王）：越（又）有美女二人，一名‘夷光’，一名‘修明’（原注：即西施、郑旦之别号），以贡於吴，吴宠[处]以椒花[华]之房。（贯细珠为帘幌，朝下以蔽景，夕卷以待月）。二人当轩并坐，理镜靓妆於朱幌之内，窃窥者（莫不动心惊魂），谓之‘神人’。”

10105 自有佳人，总称绝世；
从无名士，不悦倾城。

倾城

《汉（书）·（卷九七上·外戚列传·孝武李夫人）》：李延年妹，姿色殊美，延年侍於武帝，酒酣歌曰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”帝闻之，乃召入宫。

10106 求巧合之媒，
应烦月老；
作良缘之主，
必待天公。

月老

（唐·李复言）《续幽[玄]怪录·（卷四·定婚店）》：韦固求婚旅次，见老人倚布囊，向月检书，固问何书，答曰：“天下（之）婚牍（耳）。”

天公

《天宝遗事》：明皇早春游上苑，花俱未放，命宫奴挝羯鼓催之，一时桃杏俱发，上笑曰：得不唤我作天公乎？（见《幼学琼林》卷一《岁时》：“胜赏君王，春击催花之鼓。”注引《开元遗事》：“明皇二月旦游上苑，呼高力士取羯鼓，临轩纵击，奏一曲，曲名《春光好》。回顾柳杏皆发，笑谓妃子曰：‘不唤我作天公乎？’”又见唐·南卓《羯鼓录》。）

10107 假使

锤家新妇，得配参军；
赵地才人，不归走卒。

锤家新妇

《晋书》卷九六《列女传》：“王浑妻锤氏，字琰，……适浑生济。浑尝共琰坐，济趋庭而过。浑（欣然）曰：‘生子如此，足慰人心。’琰笑曰：‘若使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子故不翅如此。’”

参军

（补注）：《晋书》卷九六《列女传》：“参军，谓浑（中）弟沦也。”

赵地才人

(南朝·陈)·徐陵《玉台新咏》乐府古题⁽¹⁾:《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》。

(1)《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》乐府古题,未见《玉台新咏》。《乐府诗集》第七十三卷《杂曲歌辞十三》有南朝·齐·谢朓、唐·李白两首《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》。

按:邯郸,赵地。(见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:“自赵夙后九世称侯,四世敬侯徙都邯郸。”)

- 10108 斯为美矣;
岂不善哉。
10109 无如,苍昊嫉才;
红颜蹇命。
10110 或怅紫钗易断;
或伤碧玉难逢。

紫钗

(唐·蒋防)《霍小玉传》:“曾令侍婢浣纱,将紫玉钗一只,诣侯[衍一字]景先家贷之。路逢内作老玉工,见浣纱所执,前来认之,曰:‘此钗吾所作也,昔岁霍王小女,将试[欲]上鬟,令我作此,酬我万钱,我尝不忘。汝(是何人?)从何而得?’浣纱曰:‘我小娘子,即霍王小女也。’”(见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七。)

碧玉

《世说补》⁽¹⁾:乔知之之妾碧玉,美而善歌舞,武承嗣借教歌舞,遂不还,知之作《绿珠怨》,密寄之。碧玉得诗,悲怨结於裙带,赴井死。

(1)《世说补》应该指《世说新语补》,明·何良俊/撰,明·王世贞/删定。据明万历张懋辰刻本《世说新语补》卷四《惑溺》,未见“窃娘”典故。又,明·何良俊《何氏语林》卷三十《惑溺》有“窃娘”典故:“乔知之有侍婢曰窃娘,美丽歌舞,为武承嗣所夺。知之怨惜,因作《绿珠篇》以寄情。密送与婢,婢感愤自杀。承嗣大怒,因讽酷吏罗织知之下狱死。”又见《朝野僉载》。

- 10111 或鸾侣终孤,
琴亡镜破;
或鸩羹莫疗,
桃斫兰锄。

鸾侣终孤

(晋)·陶(渊明)(《拟古九首·其五》)诗:“(上弦惊别鹤),下弦离[操]孤鸾。”(见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·陶彭泽集》。)

琴亡

《晋书》(卷八十《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》):王献之卒,“徽之奔丧,(不哭,直上灵床坐)取(献之)琴,弹之(久而)不调,叹曰:‘呜呼子敬,人琴俱亡!’”(又见《世说新语·伤逝第十七》。)

镜破

《古乐府》:“藁砧今何在,山上更有山。何当大刀头,破镜飞上天。”(见《玉台新咏·卷十·古绝句四首》。)

《太平广记》(卷一六六《气义一·杨素》):陈太子舍人徐德言,妻乐昌公主。“方属乱时,恐不相保,谓其妻曰:‘……倘[僥]情缘未断,犹冀相见,宜有以信之。’乃破一镜,各执其半。”及陈亡,妻入杨素之家。(又见唐·孟棻《本事诗·情感》)

鸽羹疗病

“鸽羹疗病”,见《南史》。补卷后。

(补注)“鸽羹莫疗”:《南史·郗后传》⁽¹⁾:梁武帝平齐,获侍儿十馀辈,颇娱於目,为郗后所察,动止皆(有)隔拗,愤恚成疾。左右识其情者,进(言)曰:“臣(尝)读《山海经》,以鸽鵒为膳,可以疗其病,使不忌。”

(1)《南史》卷一二《后妃列传下·武德郗皇后传》,只有“郗妒化龙”的故事:“后酷妒忌,及终,化为龙,入于后宫。通梦於帝。或见形,光彩照灼。帝体将不安,龙辄激水腾涌。於露井上为殿,衣服委积,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。故帝卒不置后。”傅注引自《山堂肆考》卷九五《令茹鸽鵒》。

桃斫

(南朝·宋·虞通之)《妒女记》(曰):“(武历阳女嫁)阮定[宣], (武绝忌)。家有一桃树,花[华]叶灼耀, (宣)叹美之,妻[即]便(大怒),使婢取刀斫之[树], (摧折其华)。(傅注引自唐·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六《果部上·桃》。也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六七。)

兰锄

《左传·(宣公三年)》:“刈兰而卒。”(见《春秋左传正义·卷二一·宣公(三年)》。)

《(三国志)·蜀志》(卷十二《周群传》):“(先主答曰):‘芳兰当[生]门,不得不锄。’”

绝塞不还

《汉书》卷九六下《西域传》:“(汉)元封中,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,以妻(焉),……乌孙昆莫(以为右夫人)。……昆莫年老,言语不通,公主悲愁,(自为)作悲愁[衍二字]歌,其词[衍一字]曰:‘吾家嫁我兮,天一方,远托异国兮,乌孙王。’”

(唐)·杜甫《咏怀古迹(五首)》:有“明妃诗”(其三)云:“一去紫台连朔漠,(独留青冢向黄昏)。”(见清·仇兆鳌/注《杜诗详注》,又,《全唐诗》卷二三〇。)

夜月

(唐)·杜甫《咏怀古迹(五首)·其三》又云:“(昼图省识春风面),环佩空归夜月魂。”(见《杜诗详注》卷一七。《全唐诗》卷二三〇作“月夜魂”。又,唐·钱起《归雁》:“二十五弦弹夜月,不胜清怨却飞来。”见《全唐诗》卷二三九。)

10112 或绝塞不还,
长向冰弦悲夜月;
或深宫未老,
早随纨扇泣秋风。

纨扇

(汉)·班婕妤⁽¹⁾《怨歌行》：“新制[裂]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裁成[为]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，动摇秋[微]风发。(常恐秋节至，凉风夺炎热。)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”

(1)“班婕妤”也作“班婕妤”，见《汉书》卷九七下《外戚列传下·孝成班婕妤传》。《怨歌行》见《文选》卷二七《乐府上·怨歌行一首(班婕妤)》。

10113 暮暮朝朝，
色界谁知是梦；
颠颠倒倒，
尘缘孰道为魔。

暮暮朝朝

“暮暮”句，见(战国·楚)·宋玉《高唐赋》。(见《文选》卷十九《情》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)

尘缘为魔

(唐)·白居易《《自到浔阳生三女子因论真理用遣妄怀》》诗：“细会[念]因缘尽是魔。”(见《全唐诗》卷四四〇。)

10114 球，
只替古人，担忧不浅；
非干己事，抱憾偏深。

非干己事

(明)·罗念庵诗：“(无益於言休著口)，不干己事少当头。”(见《罗洪先集》卷三十一《解组诗十一首·其八》。)

10115 叹潘郎，掷果虽多，
朱颜改色；
嗟杜牧，寻春已晚，
绿叶成阴。

潘郎

《世说》：“潘岳，字安仁，美丰姿。每出市，妇女爱之，掷以佳果，盈车而归。”(傅注引自《幼学琼林》卷二《身体》：“掷果满车，潘安仁美姿可爱。”注。又见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刘孝标注引《语林》。)

(唐)·司空图《《冯燕歌》》诗：“掷果潘郎谁不慕，(朱门别见红妆露)。”(见《全唐诗》卷六三四。)

朱颜改色

(晋)·潘岳“《秋兴赋·序》”：“晋十(有)四年，余春秋三十有二，始见二毛。”(见《文选》卷十三《秋兴赋》。)

赵嘏⁽¹⁾《元日》诗：“雪照潘郎鬓，(尘侵季子裘)。”

(1)“赵嘏”疑误，应为“金·赵沔”。见《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卷二十一《黄山赵沔》。

杜牧

唐·于邺《扬州梦记》：杜牧游湖州，有里姬引一女至，年十余岁，牧以厚收结之，曰：“吾十年不来，从汝他适。”后十四年至郡，此女已从人，生二子。牧为诗曰：“自是寻春去较迟，不须惆怅怨芳时，狂风落尽深红色，绿叶成阴子满枝。”(《扬州梦记》收入吴曾祺/编《旧小说·乙集二·唐》。故事源于唐·高彦休《唐阙史·卷上·杜紫薇牧湖州》。又，杜牧诗收入《全唐诗》卷五二七。)

10116 册守兔园，
诂识玉台新咏；

兔园册

《(旧)五代史》卷一二六《冯道传》⁽¹⁾：《兔园册》者，乡校俚儒

帙披螢案，
奚知金屋嬌容。

所誦也。

(1)《旧五代史·冯道传》关于“兔园策”的原文为：“有工部侍郎任赞，因班退，与同列戏道于后曰：‘若急行，必遗下《兔园策》。’道寻知之，召赞谓曰：‘《兔园策》皆名儒所集，道能讽之。’”傳注所引为此原文注：“《兔园策》者，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。”又见《新五代史》。

玉台新咏

《隋(书)》卷三五《经籍志》：“《玉台新咏》，十卷，徐陵撰。”

螢案

《晋书》：车武子家贫，以纱囊盛螢读书。《晋书》卷八十三《车胤传》：“胤恭劝不倦，博学多通。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螢火以照书，以夜继日焉。”

唐诗⁽¹⁾：“夜深犹记螢堆案。”

(1) 未见《全唐诗》。疑为宋诗：宋·王迈《驪轩集》卷十四《硯》：“别久恨无书寄雁，夜深犹记案帷螢。”

金屋

《汉书》⁽¹⁾：武帝幼时，景帝曰：“儿欲得妇否？”曰：“欲。”帝之姊长公主，指其女曰：“阿娇好否？”曰：“若得阿娇，当以金屋贮之。”

(1)《汉书》卷九七上《外戚列传·孝武陈皇后》未见“金屋藏娇”，典故出汉·班固《汉书·武故事》。傳注引自《锦绣万花谷·前集》卷十七《美人·金屋贮阿娇》。

宫人

(唐)·元稹《行宫诗》：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元[玄]宗。”(见《全唐诗》卷四一〇。)

商女

(唐)·杜牧《泊秦淮》诗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(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二三。)

地老天荒/海枯石烂

古乐府(词)：“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。”(见《陈检讨四六》卷五《序·琴怨诗序》：“盖自天荒地老而来，暨夫历劫穷尘以后。”注。)

别易会难

(唐)·李商隐(《无题》)诗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(东风无力百花残)。”(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三九。又李煜词：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。)

10117 然而，
旧院宫人，能谈前事；
隔江商女，解唱后庭。

10118 地老天荒，
毕竟悲多欢少；
海枯石烂，
大都别易会难。

10119 积成万种深情；
添出一番佳话。

10120 噫，
曾传天上，尚有劫磨；
及谪人间，尤多屯蹇。

10121 未得将刀断水；
安能着手成春。

将刀断水

《楞严经·卷九》：“（然彼诸魔，虽有大怒，彼尘劳内，汝妙觉中），如风吹光，如刀断水，了不相触。”（见《佛教十三经·楞严经》。又，唐·李白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”见《全唐诗》卷一七七。）

着手成春

（唐）·司空图《（二十四）诗品·自然篇》：“俱到适往，著手成春。”（见清·何文焕/辑《历代诗话·二十四诗品》。又见《全唐诗》卷六三四。）

10122 幸逢义侠之维持；
俾免仙姻之堕落。

10123 何来骚客，
言之瘵伤；

竟使陈人，
闻而枵触。^{（一）}

（一）“陈人”夹注：“士不知人道，曰陈人。见《庄子》。”

瘵伤

《骚经·九辨》^{（1）}：“形销铄而瘵伤。”

（1）“骚经”即《离骚》，与《九辨》、《九章》并列于屈原《楚辞》。见南朝·梁·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：“故《骚经》、《九章》，朗丽以哀志。”又，“形销铄而瘵伤。”见宋·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卷八《九辨章句第八》。

陈人

（见清·王先谦《庄子集释·杂篇·寓言》：“人而无以先人，无人道也；人而无人道，是之谓陈人。”收入《诸子集成》（第三册）。又，《陈检讨四六》卷五《序·龚琅霞湘筌阁诗集序》：“欣逢才子，快睹名篇；自愧陈人，难忘新曲。”）

枵触

（汉·许慎）《说文（解字）》：“枵，杖也。”然南人以物触物为枵也。（见《文选·卷六十·祭文·祭古冢文（谢惠连）》：“刻木为人，长三尺，可有二十馀头，初开见，悉是人形，以物枵拨之，应手灰灭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说文》曰：‘枵，杖也。宅庚切。’然南人以物触物为枵也。”）

（唐）·李商隐《（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）》诗：“片[君]时卧枵[扞]触。”（见《全唐诗·卷五四一》。）

10124 无端技痒，
妄求见技之方；
詎是情痴，
忽有言情之作。

技痒

晋·潘安仁《（射雉）赋》：“徒心烦而技痒[憺]。”（见《文选》卷九《赋》。）

（补注）“技痒”：《风俗通》：高渐离变姓名，佣保於人。闻堂上击筑，技痒，不能无出言。（见《文选·卷九·赋·射雉赋（潘岳）》李善注引应劭《风俗通》曰：“高渐离变姓易名，庸保於宋子之家，久作苦。闻其家堂客击筑，伎养，不能毋出言也。”）

情痴

明·成洙^{（1）}、唐·薛涛《联句》诗：“冶态宜宫颊_{（洙）}，痴情如舞腰_{（薛）}。”

（1）“成洙”疑误，应为“田洙”。见明·李祯文《剪灯余话·田洙遇薛涛